

凡人心迹

窗望山河远

董国宾

推开窗，风携着远山的清冽扑面而来，目之所及，是层叠连绵的山峦，是蜿蜒远去的江河，天地辽阔，尽收眼底。这一方窗棂，不设阻隔，反倒成了丈量天地的框，框住眼前烟火，也框住万里山河，让方寸窗前，藏下无尽远方。不必登高涉远，仅凭一扇窗，便能望见山河壮阔，更能读懂在山水间的人间烟火、岁月厚重与心底赤诚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人于窗前望远，把山河情思揉进岁月，留下了跨越时空的共鸣。杜甫居于草堂，临窗而坐，望见西岭千年不化的积雪，远眺东吴万里行舟，一句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将咫尺窗前与万里山河相连，乱世之中，依旧守着对山河无恙的期许；林徽因辗转他乡，伏案窗前，望着异国的山川，心念故土山河，笔下的文字满是对家国的眷恋，把远方的山水，化作了心底最深的牵挂。一扇窗，隔开了尘世喧嚣，却让目光穿越距离，让心意奔赴

山河，于静默中，读懂山河的辽阔，也守住内心的坚守。

窗望山河，望的从来不止是山水景致，更是岁月沉淀的厚重，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远山沉默矗立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依旧巍峨挺拔，看遍朝代更迭、人间悲欢，却始终不改底色，守着一方天地；江河奔流不息，绕过山川峡谷，滋养万物生灵，带走岁月尘埃，留下生生不息的生机。我们于窗前望见的，是山河的模样，也是时光的痕迹。春日里，远山抽芽，江河解冻，满目生机，是山河对新生的期许；秋日里，层林尽染，江水澄澈，温婉沉静，是山河对岁月的馈赠。四时流转，山河变换模样，却始终以最包容的姿态，接纳世间万物，藏着最质朴的生存智慧，也藏着最动人的世间温情。

这山河，是脚下的故土，是心中的信仰，更是我们前行的底气。窗前望远，看得见青山绿水的秀美，也看

得见这片土地上的烟火人间。清晨，窗可见炊烟袅袅，田间劳作的身影，是平凡人对生活的热爱；日暮，远山披霞，江河泛着金光，归鸟结伴而行，是岁月静好的温柔。我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山河给予我们生存的沃土，滋养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在方寸之间，也能心怀天下。不必远赴万里，只需静下心来，于窗前凝望，便能感受到山河与我们血脉相连，那份深沉的眷恋，早已刻进骨髓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困于眼前的琐碎，被日常的繁杂牵绊，忘了天地辽阔，忘了远方可期。而一扇窗，一次望远，便是最好的清醒。望着连绵的群山，便知自身的渺小，那些纠结的烦恼，不过是尘埃一缕；望着奔流的江河，便懂前行的意义，唯有步履不停，方能不负时光。山河无言，却教会我们沉稳与包容，教会我们坚守与奋进。远山再高，终有顶峰；江河再远，终归大海，人生亦是如此，纵使前路漫漫，只要心怀山河，目光长

远，便能冲破桎梏，奔赴远方。

窗望山河远，不止是眼观山水，更是心向远方，胸怀家国。这山河，是李白笔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雄奇，是王维笔下“长河落日圆”的壮阔，更是无数仁人志士用一生守护的家国。从戍守边疆的将士，到扎根故土的百姓，无数人以己之力，守护山河无恙，让这万里河山，始终生机盎然。我们于窗前望远，望见的是山河壮美，更是一代代代人坚守的初心，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家国情怀。

方寸窗棂，藏万里山河；一颗初心，赴漫漫征途。窗外的山河，永远辽阔，心中的远方，永远明亮。不必抱怨眼前的苟且，只需推开窗，便知天地宽广，未来可期。愿我们都能于窗前守一份宁静，望山河壮阔，悟人生真谛，心怀家国，目光致远，以渺小之身，赴山河之约，以赤诚之心，赴时代之程，在这片土地的无声润泽中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，走出属于自己的辽阔人生。

世间万象

我的金丝雀先生

袁元毅

朋友送来这只金丝雀时，我正对着电脑上的设计图发呆。夜色降临的窗外，城市的灯火正在逐一点亮。我对着屏幕上的色块和线条僵持了许久。朋友说，添个活物，屋里能多点生气。我看着那小小的竹笼和笼中那一点跃动的黄，只当多了一件需要按时投喂的东西。

那时我并未想到，这个新来的家庭成员，会成为我的一位老师。

我学到的第一课是信任。我试图教它一些规矩，比如在手上进食。把小米摊在掌心，一动不动地伸进笼子。它扑腾起来，撞在笼子的栅栏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一连几天，我的手掌伸进去，又拿出来。看着掌心金黄的米粒，我感觉自己是在自讨苦吃。

直到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娱乐，只呆坐在沙发上。我又一次将手伸进笼中，没有抱任何期待，甚至忘了手心还摊着食物。我只是累了，想找个地方安放。过了会儿，感觉有些困。此时，一个轻微的触碰落在了我的指尖。我睁开眼，看见它乌黑的眼晴正警惕地望着，嘴里叼走了一粒米。这便是小家伙的耐心。我明白了掌控和强迫换不来信任，只有放下目的，在陪伴与尊重中，才能获得信任。

第二课是活在当下。我总为未来担心：下个项目、下月的账单、下次旅行。一个深夜，我因为客户的信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月光透过窗户，照在地板上。我瞥见笼子里那个小小的身影，睡得很安稳。第二天，我把一小块切好的苹果放进笼里，它立刻跳过去，专注地啄食起来。它只专注于那一块苹果。吃完后，跳上栖木，迎着缕晨光梳理羽毛，然后鸣叫起来。

那歌声让我意识到，为了那些不确定的未来，错过了多少现在。如清晨的光、一杯热的茶、一阵穿堂而过的风……我明白了，快乐是能感知到的每一步，而不是远方的某个地方。

第三课是节律。我的作息混乱，经常熬夜失眠。早晨的太阳对我来说，意味着该休息了。但它不同，无论我几点睡，它的歌声总会在日出前后响起。它的歌声不是为了唤醒或取悦谁，只是在回应日出。

它遵循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规律。它的存在，照见了我的混乱作息。我开始尝试在它的歌声中醒来，我开始在日落时放下工作，为自己做一顿简单的晚餐，重新感知自己身体的节律。

如今，我与它的关系变了。我喂它，它教我。我们亦师亦友，彼此陪伴，无需言语。

一个清晨，阳光照进房间。我没看手机，只是躺在床上，听着那熟悉的鸣叫在空中回荡。我想起从它身上学到的耐心和满足，拿起床头一本落了灰的书，翻开了第一页。



踩街 陆士德 摄

凡尘一瞥

槐花落进粥碗里

尹小英

春末的风是不讲规矩的。明明前一刻还安安静静，谁知就突然推一把窗，掀一下帘，然后溜之大吉。我正守着灶台熬粥，米粒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，白气模糊了玻璃窗。就在这时，窗缝挤进来一小股风，带着几片白东西，晃悠悠地飘，其中两朵不偏不倚，正落进粥锅里。

我愣了一下，拿勺子的手悬在半空。低头看，那两朵槐花半沉半浮，花瓣被汤浸得透亮，犹如两片薄玉。按常理，粥里落了东西该捞出来。可那是槐花啊，白净净的，刚从枝上落下来，还带着清晨的潮气。我犹豫了三秒钟，随后像没看见一样，继续搅动勺子。

槐花的香是慢慢漫出来的。刚落进去时它不说话，等粥的热气一遍遍熏着，那股清甜才丝丝缕缕地挣脱出来，和米香缠在一起。不是桂花那种浓烈的甜，它是山野里吹过来的一阵风，不经意才闻得到。

粥熬好了，我盛了一碗。白瓷碗里浮着那两朵浅黄的花，这分明是春天特意在碗底签了名。喝第一口，米粥糯软，到了舌尖却多了一点若有若无的

清味，说不清是咬了一口青草，还是尝了清晨的露水。槐花的甜不冲不抢，躲在米香后面，等你咽下去了，喉咙里还留着那股清甜。

敢情这不是什么意外。春天要走了，它不习惯大张旗鼓地告别，就用了最轻的法子。趁你不注意，趁你正忙着煮粥过日子，它悄悄从窗外递进来几朵小花，落在你的饭碗里。你若捞出来扔了，它就叹口气走掉；你若留下来喝下去，它就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春天最后一点甜，已经在你肚子里了。这回可赖不掉。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外婆在春末也爱做槐花饼。外婆不说什么伤春，也不懂风雅，她只说槐花再不摘就老了。她把花洗净拌进面粉里，烙得两面金黄，咬一口，花在齿间发出细微的脆响。她知道，花落了就没，可吃进肚子里的春天，能存很久。

一碗粥喝完了，碗底干干净净。我起身去洗碗，路过窗口，槐树枝条还在轻轻晃。风比刚才大了些，又几片花落下来，这次没飘进屋里，落在窗台上，白白的，恍若春天临走时按下的手印。我想，往后煮粥还是不开窗吧。

人生百味

母亲的厨房

胡锋

自从搬到市区以来，父母来城里居住的日子屈指可数，他们总说不习惯。二老住在淮河岸边的农村老家，以土为根，以屋为命，无论如何劝说，他们都不愿离开那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家。于是，回家看望父母成了我双休日程上的头等大事。

每次回家前，都会给父母打个电话，叮嘱多煮点菜。荤菜我们都会提前备好，就怕母亲操劳。母亲年龄大了，稍累一点，就会气喘吁吁的，实在不忍心让他们忙前忙后。

可一放下电话，监控视频里的父母就开始忙碌起来，生怕亏待了回家的娃儿们。父亲在院子里的菜地拔菜，母亲则把冰箱里的肉类拿出来提前解冻。然后父亲开始抽水，母亲摘菜洗菜。等我们到家时，父母已经把菜洗好切好，只等着我们回来下锅。

厨房是母亲的“一亩三分地”，如今她年纪大了，依然不愿退出“厨房江湖”的“掌勺”地位。她边炒边讲“厨房真经”，儿子喜欢吃菠菜，大孙子不喜欢吃辣，小孙子不喜欢吃咸……其实，荤菜我们都已经备好了，母亲依然还要做一两道，好像不让小孩尝尝家里的味道，心意就过不去。我们忙的是嘴，母亲操的是心。从打开煤气罐开始，她一刻也没离开过厨房。我偶尔帮着递一下酱油、摆个碗盘，终究还是个不合格的帮手，但我也不愿意离开厨房。只有在厨房，眼前的母亲依旧干练利落，菜品在锅里翻腾、锅铲子在她手里不停地翻动，油烟顺着窗户飘出去。也有一些调皮的油烟，在厨房里赖着不走，有的还钻进了我的衣服、头发里，搞得我好像天天泡在厨房里一

样，满身的油烟味。

农家院落有一点好，从菜地到餐桌，往往半小时就行了。吃多少就从地里拔多少，纯绿色、原生态，都是父母亲手栽种的家常蔬菜。前些年，母亲不让我打下手，嫌我手脚笨帮倒忙。其实我也知道，有妻子帮忙，我完全可以陪着父亲一块唠唠，但我就想在厨房陪着母亲。此时母亲放下油瓶拿盐罐，炒、煎、煮、炸，无所不能，身在“厨房江湖”和“忙碌的母亲”变得年轻了许多。我和妻子是小跟班，打杂都插不上手。这几年，母亲年龄大了，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忙活，她也不说什么了。只是顺手将我们放歪的锅碗瓢盆推一推、扶一扶。好像小时候扶我们学走路一样，生怕我们哪里磕着碰着。

厨房里瓶瓶罐罐，油盐酱醋，普通得就像空气一样，却在母亲的手里烹饪出独一无二的美味，估计连五星级饭店里的大厨也无法复制出来。看着吃光见底的碗盘，母亲就像打了胜仗的将军，笑声也高了八度。每次回家，我们的饭量都比平时要大得多，因为母亲不停地往我们碗里夹菜，就连一向严格要求我清淡饮食的妻子，也在和母亲多次“筷仗”“嘴仗”中败下阵来。如今反而成了一种常态，无非是在返程的路上多听几句暖心的“唠叨”。妻子面前点头称是，母亲面前闷头照吃，谁让那是母亲的心意呢！

油烟味钻进衣服、钻进头发，更钻进了心里。返程的车里飘着厨房的味道，那是妈妈的味道。母亲那忙碌的身影，又成了心底深深地牵挂。

岁月留痕

柳色深时春已老

周秀凤

村东头小河两岸有几十棵柳树，有些年代了，树干粗得一个人也抱不过来。每年春天最先变绿的就是它们，最先变黄的也是它们。

前几天路过的时候，柳条上还挂着鹅黄色的新芽，好像刚孵出来的小鸡的绒毛。半个月过去之后颜色就变了，绿得越来越深，由浅绿到翠绿，再到浓绿，现在已经有发黑了，沉甸甸地垂下来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压得它弯了腰。风经过时，柳条不再那样轻盈地摆动，而是慢慢地摆摆晃晃，有一种懒洋洋的、不急不慢的感觉。

河边有个钓鱼的老人，姓孙，退休后天天坐在那里。他的钓竿靠在柳树干上，鱼漂在水面不动，他也并不着急，眯着眼睛看着柳树。我蹲到旁边去，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又望向柳树，说：“你看这柳叶的颜色已经变深了，春天要走了。”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柳叶十分密集，一片压着一片，阳光只能透过缝隙照下来一缕缕金色。树影洒落在河面上，黑绿色的，河水也被染成了暗色。

老孙说，他小时候柳树就很粗了，几十年过去，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。而柳色则不一样，春天浅，暮春深，一年比一年深，比日历还准。他指着河对岸最大的一棵柳树说，那棵柳在他爷爷小时候就存在了，每年柳色最深的时候，就是他爷爷念叨“春深了”的时候。现在爷爷已经去世了，但柳树依旧挺立着，柳色依然很浓。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小，好像在和柳树对话。

沿着河岸走了会儿。柳条垂入水中，叶子碰水激起细小的涟漪。伸手

折下一根柳条，叶子不再如初春时那样柔软，变得有些硬实，背面还有一层灰白色的绒毛。掐下一小片叶子来闻一闻，有一种苦涩清香的味道。

柳色一变，便知春已深。柳色深时，春天也就老了，一层层浓绿，像是时间在叠加。

河边有三个女人在洗衣服，棒槌一落一抬。一个年轻的媳妇说春天过得得快，是现在日子过得快。回去看一下你婆婆院子里的那棵柳树，叶子已经发黑了，春天就老了。”说完几个人就笑了起来。

在往回走的时候，遇到了村里的孩子们放学，他们折了几根柳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。一个小女孩跑过来问我：“柳条编的帽子，什么时候就不能戴呢？”等柳叶再深一点的时候，就不脆了，一编就断。她“哦”了一声就跑回去了。

老孙收起鱼竿，一无所获。他提着空桶往回走，经过我的时候对我说：“明天再来，柳树又绿一点。”说完之后慢慢走了，背影就融进了一片浓绿色里。

站在河堤上，看那排柳树。春天的柳条像少女的眉黛一样细长而浅淡，暮春的柳条则像老人的胡子一样浓密且深沉。

春之将老，并非衰败，而是成熟。当柳色变深时，春天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，把嫩绿交还给深绿，把生长交还给繁茂，然后默默地离开了。那一片深色的柳叶，就是它最好的告别方式。

五彩地絮语

不语之美

高旭

不语是种美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不语就是语，是心语。心语为美！

你若会听，便能听懂我在说什么。有时，说话不一定要用嘴，不一定要发出声音……

这不是无聊的猜谜，而是心灵的默契和温暖。

某些时候，言语的说出，多余，甚至会破坏生命的美感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：至爱无言。

当你学会和所爱的人不语而语、不言而契时，方是真正相爱的开始。

人生是需要留白的，爱情更是；不语，即是留白。

留白不是空白，而是空间；一种让心灵缓缓舒展，随性而适的空间。没有这种空间，是不一样的。甚至可说，根本不同。

老子云：“大音希声”，先贤又云：“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可惜，我们常常会忘记道家先贤此种睿智而深隽的教诲与启示。

“片言苟会心，掩卷忽而笑。”人，生命和生命，心灵和心灵，不论哪种层次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都贵在“意会”，而非“言会”。

意会就是默然会心，无须多语。因为会心时，自然不远。

这是人生中极为别有意味的事情。你也许爱了一个人很久，但却从未有过

会心，“白头如新”；但也许和一个人只是偶然邂逅，却能“倾盖如故”，产生一生难得的会心之感，甚而事后会有“平生会心地，今乃奇梦想”之思。

会心处不但不在远，其实亦不在久。

那是种深刻的心灵同调与共鸣；来的自然，去的畅然，毫无做作。

不语的理想境界就是默然会心。“会心不在远，容膝何须多。”不论时光如何迅疾，这一心灵正间的契合之美，永远令人心动；只要经历，再难忘怀。

言语仅是桥梁，心与心的沟通并非离不开言语。如若能生出会心的翼翅，便无须桥梁，此即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之谓也。

从心走向心，距离最近，甚至可以近到融而为一。这时，一切的言语都应退场。心的跳动，激荡着心的跳动；在美妙的节律中，心心相惜，心心呼应。

人生走到一定阶段，如果还总为外在的言语所束缚，只会是源于心灵的虚浮不实，寂寥无趣，最美的生命境界，必是安闲淡然，静待会心，而独有深蕴的。有缘相遇相知者的心灵，宛如绽放之花，无声共美。

学会不语，感悟会心；懂得不语，玩味会心！

惟其如此，遮在我们人生面前的朦胧面纱终将会被拂去，自然而然地显露出生命真正不可言传的美好之处……



层峦入画 吴雨田 摄